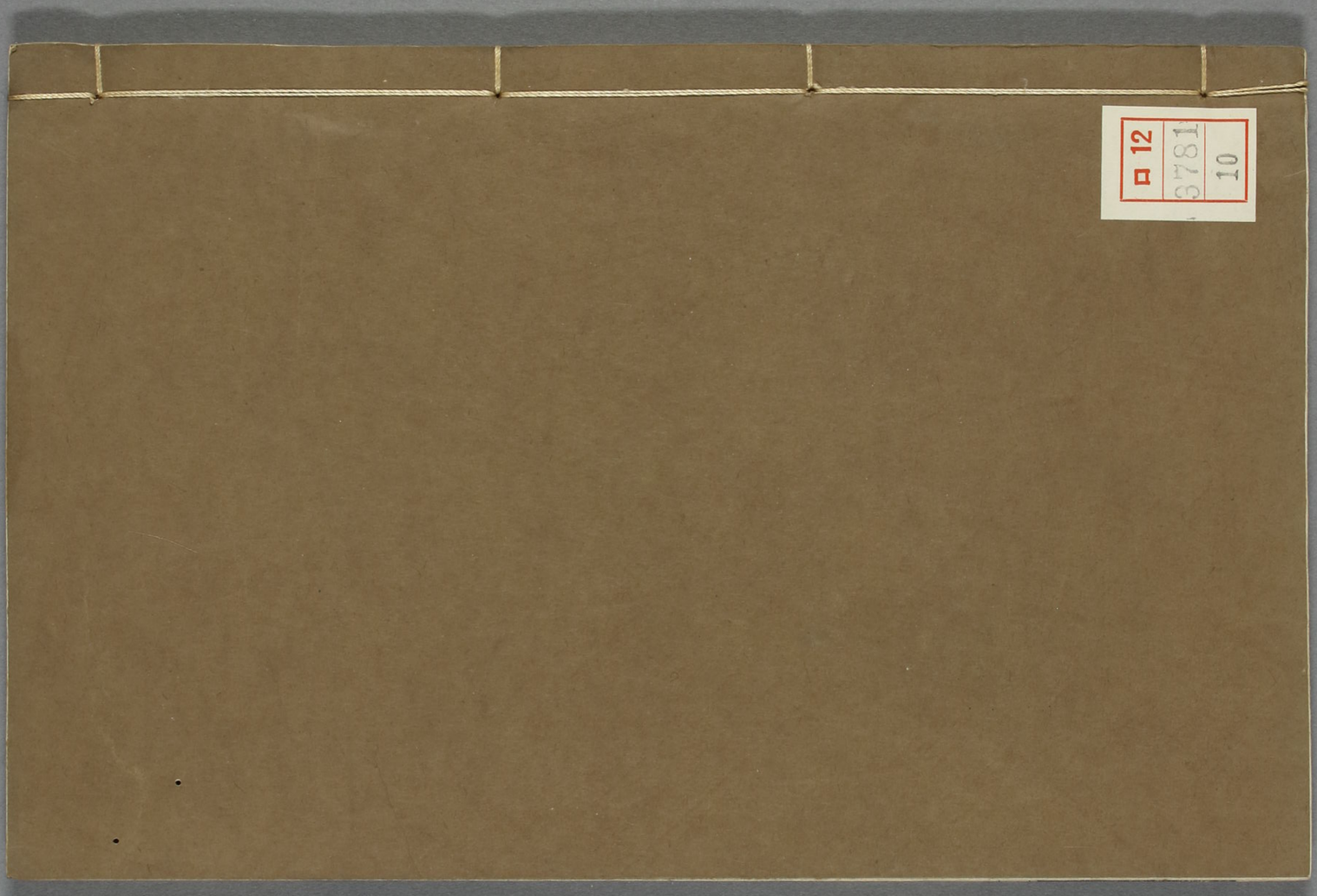
12
3781
10

口12
378.
10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此篇首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居處之法中間自始冠緇布冠至其他則皆從男子專記服飾之制始冠次衣服次笏次韠次帶次及后夫人命婦之服其前後又雜記禮節容貌稱謂之法禮記中可以考見古人之名物制度者此篇爲最詳然其中多逸文錯簡云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釋文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

鄭氏曰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孔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

<99-858>

貫於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前後各十有二旒龍卷言畫此龍形卷曲於衣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采者先朱後綠又王制疏曰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按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冕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愚謂司服王冕有六而大裘之冕爲最尊祭天之所服也凡冕之旒數與衣之章數相配大裘冕十二章之衣其冕亦十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九章則九旒鷩冕七章則七旒毳冕五章則五旒絺冕三章則三旒元冕一章宜一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進而與絺冕同此弁師所以止言五冕也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後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采玉爲飾又以五采絲爲繩以繫玉謂之藻其玉之數與藻之就數亦皆十二故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聘禮記繅六等朱白蒼圭藻之色以五行相克爲次冕藻亦然五采則次以黃又次以元也五色玉之次亦當與藻同王之冕自衮服以下其旒數雖有差降而每旒皆五采玉十二皆五采藻十二就

則與十二旒之冕同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也自公以下其冕之旒數皆視服章爲差降然弁師諸侯之繅斿皆九就瑉玉三采則五等諸侯之冕旒數雖異而其玉皆三采繅皆九就也以此差之則孤卿二采而七就大夫一采而五就就間皆相去一寸也孔疏謂旒之長短依旒數爲差則三旒者止三寸似太短矣又二采者當以朱白一采者當以朱孔氏據周禮典瑞註謂二采用朱綠亦非是延者冕之上覆冕用三十升布則延之表裏亦皆以三十升布爲之前後邃延者延在冕上其前後皆長出於冕而深邃邃指延言不指旒言也龍卷以祭謂首服十二旒之冕又身服龍卷之衣而祭天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釋文端音冕出註下諸侯元端同朝直遥反篇內皆同闔胡臘反左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扉○按篇內朝元端當如字

鄭氏曰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冕元衣而冕也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堂而聽朔焉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下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作冕謂元冕也愚謂元冕者五冕之服皆元也蓋元冕有指一章之冕言者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又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是也有通指五冕言者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郊特牲元冕齋戒疏謂五冕通元是也朝日聽朔其服不同記不具言故但以元冕該之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日者
天神之尊在四望山川之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孔晁以大采爲衮冕是也少采降於大采蓋鷩冕與一
章之元冕爲冕服之下若朝日用一章之元冕則少采
又爲何服乎諸侯聽朔以皮弁則天子聽朔不當以一
章之元冕矣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謂聽朔時也
每月聽朔於明堂之十二室閏月非常月於十二室無
所當故闔明堂應門之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朔也還
則居路寢門終月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也○朱
子曰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
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
特其廣狹隆殺有所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
寢其牖間也曰設斧扆負扆而立則戶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
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
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
間則堂廉也東堂則東西廂也東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
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
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明堂之制度非
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愚謂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此蓋三代明堂之異名鄭氏誤以世
室爲大廟重屋爲路寢而大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自
此起矣天子路寢之制見於顧命者可考而覲禮在廟
亦言几俟于東箱皆不與明堂同制要之大廟路寢必
前爲堂後爲房室東西爲兩序兩夾兩階然後可以奉

宗祏適興居以行朝祭獻酬揖讓之儀以叙吉凶賓主
內外之位有必不可與明堂同制者自鄭氏爲三者同
制之說而疏家墨守其義至其證之經典而不合則爲
之委曲以求其通亦可謂甚難而實非者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
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醙卒食玄端而居釋文醙以支反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其餘次
之天子服元端燕居孔氏曰皮弁視朝遂以朝食所以
敬養身體餕尚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
用大牢方氏慤曰王食必以樂侑所以和其心志而助
氣體之養也愚謂天子視朝以皮弁服以白鹿皮爲弁
而以素緇爲衣裳也舊說謂皮弁服之衣用十升白布
爲之非也衣之差緇尊於布元尊於白惟深衣麻衣之

屬用白布元端及朝服已緇之矣皮弁尊於朝服豈反
用白布乎日少牢朔大牢重朔以敬始而殺常日以爲
豐儉之節也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葢每
日之少牢朔月之大牢皆舉也鼎十有二物以舉之尤
盛者言之則專指朔食也日出而朝食逮日而夕食此
每日之正食也餕非正食在朝食夕食之間特餕朝食
之餘而已上水者以水爲上貴其自然之性也周禮六
飲有涼醫而無酒此五飲有酒而無涼醫記者所聞異
也卒食謂既餕之後也居燕居也天子朝皮弁夕元端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瞽樂人也幾
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左陽主動故記動右陰陰
主靜故記言周禮無左史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周禮大

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左傳齊大史書崔杼弒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爲右史也御侍也瞽人侍側故曰御瞽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之以防君之失愚謂史記言動瞽察聲樂凡視朝燕居無時不在君之側皆所以防君之失而格其非心也

年不順咸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氣不順則水旱至物不成則饑饉生素服冠衣皆以素繒爲之也素車車不漆者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次爲素車梵蔽犬禊素飾是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大司樂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此皆自貶損以責已而憂民也孔氏曰若其臣下則不恆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元端素端註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禆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釋文禆婢支反大音泰）

鄭氏曰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孔氏曰元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不應元端以祭故知亦當爲元冕愚謂元冕亦謂五冕通元也祭統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祭義獻繭之禮夫人副褘受之此上公之禮也然則五等諸侯皆以上服祭其宗廟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記亦不具言元冕以該之孤卿大夫自祭之服皆降於助祭而諸侯乃以上服祭

者北面之臣近君而屈南面之君遠王而伸也裨猶副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爲裨冕公服衮自鷩以下爲裨冕侯伯服鷩冕自絺冕以下爲裨冕也裨冕以下爲裨冕也諸侯自降下故不敢服上服而服其次覲禮侯氏裨冕乘墨車裨冕亦乘墨之義也聽朔者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至月朔以特羊告廟受而聽之謂之朝也諸侯聽朔於大廟明受之王與祖也朝服元端而緇衣素裳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凡裳與韠同色故知朝服素裳凡言朝服者皆此服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皮弁聽朔朝服視朝皆降於天子也孔氏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

也於時聽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按天子告朔於明堂無祭於祖廟之文又謂之朝禮司尊彝言朝享謂大祫之祭也）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盧氏辨曰臣及命婦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是也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元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旗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大戴禮註愚謂鄭氏之說可以決其必不然者三一則南面之君與北面之臣近君而

屈者不同二則衮冕副褘祭統有明文不應其餘諸侯獨異三則卿大夫自祭雖不申上服然大夫朝服士元端而雜記所言則又有服爵弁者其爲差等如此若五等諸侯不辨命數並服元冕自祭是反貶於其臣以是知元冕以祭必非一章之元冕也○孔氏曰天子諸侯皆三朝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朝是二也此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爲內文王世子云外朝對路寢庭爲外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則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

是諸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諸侯三門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皐門若魯則庫雉路也愚謂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爲燕朝一爲治朝一爲外朝此言視朝於內朝卽治朝也燕朝在路寢庭故燕禮公立于阼階下治朝在路門外故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聘禮賓至于朝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又聘禮歸饔餼明日賓拜于朝鄭註云拜謝主君之惠於大門外賈疏云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鄭云門外大門外又聘禮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天子外朝所在雖無明文可見然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若朝位在門內則當取節於門今乃以槐棘表位亦必因朝位在門外無可取節故樹槐棘以表臣民之位也蓋外朝乃大詢衆庶之所其人衆多而龐雜故在大門之外而且掌之以刑官之屬以致其嚴肅之意此疏謂諸侯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鄭氏朝士註謂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皆恐非是又諸侯有庫門雉門無應門皐門說見明堂位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朝謂臣朝君也辨色昧爽之後也臣入常先君出恆後尊卑之體然也小寢燕寢也諸侯正寢一燕寢三君既退適路寢卿大夫亦治事於治朝之左右或事有當入謀於君者若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故君未可即退俟大夫治事畢退朝然後退適小寢釋服也此雖言諸侯禮其實天子亦然鄭氏曰釋服服元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以四簋爲四簋本或作簋釋文益據皇氏本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愚謂祭牢肉者切肉爲小段以祭士虞禮所謂膚祭是也特牲而曰牢通朔食言之也五俎謂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膚也四

簋黍稷各二也不言稻粱者食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此惟言其正者也諸侯朔食四簋則日食二簋天子當朔食六簋日食四簋也子卯忌日貶損所以致戒懼之意稷食則無黍菜羹則不殺也夫人與君同庖蓋以右胖爲君俎以左胖爲夫人俎凡牲體貴右也○鄭氏曰五俎豕魚腊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氏曰少牢五俎加羊與膚爲五但少牢祭神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註云稻粱以簠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簠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六簋黍稷稻粱麥菽各一簋若盛食則八簋故少牢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愚謂五俎之物少牢禮有明文此註言五俎乃無膚而有腸胃者蓋鄭氏以夕深衣祭牢肉膚既用以夕祭則不當又爲五俎之實耳孔氏乃以爲神人之別此誤解註意也然五俎有膚而別留之以供夕祭未爲不可鄭氏以腸胃備五俎義無所據不可從也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言四簋詩言陳饋八簋祭統言六簋皆謂黍稷耳蓋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凡言飯食多舉其正而不及其加故但言簋而不及簠公食大夫禮備有黍稷稻粱而其後言上大夫之禮云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亦不言簠亦此義也註疏於簋兼稻粱言之皆非是○古者貴賤日皆五食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此朝食也夕深衣祭牢肉此夕食也此二者爲每日之正食又前於天子言日中而餕此在朝食夕食之間三也又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衣服適父母舅姑之所盥醯酒醴
芼羹菽麥蕢稻黍粱秫唯所欲又云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在朝食之前四也又云日入
而夕慈以旨甘此在夕食之後五也王每食皆以樂侑
諸侯降於天子昧爽及日入之食皆不侑故魯有亞飯
三飯四飯之官白虎通乃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誤矣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
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釋文遠于萬反踐音翦子淺反出註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愚謂諸侯朔食少牢故無故不殺牛以天子朔食大牢
諸侯朔食少牢差之則大夫朔食特牲故無故不殺羊
士朔食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至於
凡有血氣之類皆不忍親殺之又不獨牲牢之大而已
也葢於其不當殺者既節制而不敢過其不得已而殺
者亦未嘗不有以養其仁愛之心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氏曰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
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
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
書旱明災成也愚謂周之春夏不雨則首種不入宿麥
不成不必盡建未之月而已爲災矣記者葢見春秋於
僖二年冬十月書不雨至三年六月書雨又文二年書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皆歷時不雨至建午建
未之月得雨而不書旱故爲說如此不知春秋書不雨
卽爲災不必書旱也舉謂舉肺脊以祭也君每日殺牲

以食則舉肺脊以祭不舉謂不殺牲也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士功不
興大夫不得造車馬釋文衣於既反搢音箭又如字
鄭氏曰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
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斑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
飾本以象列之爲言遮迾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
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愚謂衣布以白布爲衣又降於天
子之素服也搢謂所搢之笏也君笏用象今但用象爲
本與大夫士同也此於大司徒荒政爲青禮去幾舍禁
弛力之事所以自貶責省國用而寬民力也前言凶年
天子貶降之禮此又言諸侯貶降之禮而其文各有詳
畧亦所以互相備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
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定龜者按
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
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
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青西白
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靈
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
射則繹也按周禮作繹爾雅作射射卽繹也釋文引爾雅作謝春用果秋用雷之
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
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體謂五行
之兆象既得兆象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
小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愚謂
卜人卜師也定龜定龜體所當灼卜師云凡卜辨龜之

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鄭氏云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奔也陽前奔也卽此卜人定龜之事也史大史也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鉅紋謂之墨其細紋旁出者謂之坼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體謂五行之體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是也將卜卜師定龜以授命龜者卜兆既成君先視之而定其五行之體次則大夫視之而占其色之明暗次則大史視之而占其墨之從否次則卜人視其坼而總斷其吉凶故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不言大夫與卜人者文畧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幦文辟音覓徐苦狄反依註音直齊側皆反下同

鄭氏曰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卽幦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此用羔幦者詩據以虎皮飾幦謂之淺幭也據此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不同但無文以言之愚謂士喪禮乘車鹿淺幦又曰道車載朝服道車則朝車也乘車在道車之上則齊車也鹿淺幦卽此之鹿幦豹犆也道車不言其幦明與乘車同也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釋文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

鄭氏曰當戶鄉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變必興而坐敬天之怒愚謂君子謂卿大夫以下也當對也當戶者坐於東北隅而南向與戶相對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爾雅曰室東北隅謂之宦以其爲人所常處故以頤養爲名

日五盥沐稷而醵粱櫛用樨櫛髮晞用象櫛進穊進羞工乃升歌釋文盥音館醵音悔櫛則乙反樨章善反穊其既反

鄭氏曰晞乾也沐醵必進穊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邊豆之實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醵洗面也用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人君醵沐皆粱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梳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梳以通之也穊謂酒也羞謂羞邊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爲飲設羞故知非庶羞也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皆爲新沐體虛補益氣也

浴用二巾上綌下綌出杼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釋文杼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屨本又作履

鄭氏曰用綌綌刷去垢也杼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盈氣也孔氏曰杼浴之盤也出杼浴竟而出盤也蒯菲草席澀出杼而足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輔氏廣曰屨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爲愚謂綌精而綌粗蒯席粗蒲席精上綌下綌出杼履蒯席既連用湯乃履蒲席皆用物之宜也布浴衣也喪大記曰拒用浴衣如宅曰謂之布者以別於巾之用綌綌也晞乾也衣布晞身言衣浴衣以拭乾其身也進飲即進穊也不言

進羞升歌者蒙前可知也或謂浴之禮殺於沐非也內則及聘禮皆言三日沐而五日浴則浴之禮非殺於沐矣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釋文煇音暉○今按觀當音古亂反）

鄭氏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愚謂此謂境邑之臣入見於君者也宿夙也宿齊戒謂前夕齊戒也外寢正寢也齊必居正寢臣之對君如對神明故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以祭祀之禮自處也史大夫之史也雜記如簞則史練冠長衣以簞象笏者大夫之笏以象爲本也服朝服也

容觀謂容儀可以觀示於人也玉聲玉佩進退鏘鳴之聲出出寢門也煇光皆謂儀容之盛而光又盛於煇也蓋內存乎齊肅之誠而外發爲儀容之美故揖私朝而已煇如其登車而至君所則有光明而不至隕越矣

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釋文搢他項反荼音舒詘丘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

鄭氏曰此亦笏也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斑玉六寸明自炤荼讀爲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孔氏曰此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者

言珽然無所詘示已之方乎正直而布於天下前詘謂
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者降讓於天子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
上下皆須謙退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
大圭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執命圭必搢桼大
夫執聘圭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
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桼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
卑者命其實也愚謂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桼大夫
服笏是珽與桼皆笏之異名也笏長二尺有六寸而玉
人云大圭長三尺則天子之笏其終葵首長四寸也而
相玉書言珽玉六寸者蓋珽玉別有長六寸者耳非謂
天子大圭之終葵首也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而
詩言錫爾介圭則侯伯七寸之圭耳豈相妨哉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
愚謂黨所也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反黨鄭伯
會公于棐臣侍君坐則必退其席而遠君如君命之勿
退則亦必引卻而稍離君所皆所以明退讓之義也鄭
以黨爲親黨非是大夫士位次有定豈以君之親黨而
有異乎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釋文爲于僞反本又如字躐力輒反
鄭氏曰升必由下也庾氏蔚曰失節而踐曰躐愚謂此
謂數人同坐之席也數人同坐之席以前爲上後爲下
升必由下於坐乃便也若由前則失其節矣

徒坐不盡席尺
鄭氏曰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孔氏曰徒空也空坐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謙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愚謂齊謂與席之前畔齊也讀書則前有簡策食則前有饌具坐必盡前乃於事便也豆去席尺言食所以齊席之故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侯

釋文飯扶晚反下至三飯皆同辯音徧

鄭氏曰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飲而侯侯君食而後食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偏嘗羞膳嘗食之義也飲而侯者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侯君飧臣乃敢飧愚謂共食之禮皆主人先祭而客祭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若侍君食則不祭若君客之則命之祭臣乃祭也君食必有膳宰嘗食若以客禮待臣則不使膳宰嘗食以主道自居也故侍食者先飯辯嘗羞膳宰之事也

若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侯

飯字句

鄭氏曰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孔氏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使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侯君之食已乃食也愚謂飯飲而侯者謂既飯亦先啜飲而侯君之飧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孔氏曰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未自專嘗先食其近前一種者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已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先順近食亦辟貪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者三飯也（飧音孫）者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氏曰覆手以循哼已食也飧勸食也三飯也者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氏曰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也愚謂食畢者必覆手弟子職曰既食乃飽循哼覆手君未覆手不敢飧者飧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不敢遽勸之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已食覆手臣乃又飯飧以勸其飽也三飯謂食三口也飯飧者三飯也者言飯飧以三飯爲節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釋文從才用反）

飯醬者食之主執飯醬以授從者重君之所賜而將之以歸也凡嘗遠食以下之禮客與不客之所同也○凡食於人之禮皆親徹然大夫相食客徹于西序端而曲禮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燕食之禮殺於禮食也公食大夫賓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此乃執飯醬出授從者臣侍君食異於爲賓客之禮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俟卑
釋文俟
虛涉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水漿非盛饌祭之爲太有所迫畏臣
於君則祭之愚謂侑勸也侑食謂侍食於尊者主於勸
尊者之飽故不盡食卽上文云飯飧者三飯也是也食
於人以下明敵者爲客之禮也不飽者謙退不敢取足
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俟厭也若祭水漿則過於厭降
卑微而失禮之節也若臣於君則祭之故公食大夫禮
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 句飲卒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
也二爵而言言斯 句禮已三爵而油以退 句退則坐取
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釋文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
貌也言言魚斤反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
而言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註云語必以禮
也三爵而油註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
辟匹亦反徐房亦反而后屨一本作而後屨
此言臣侍君私燕受爵之禮也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
而後飲此乃先君飲者蓋燕禮爲賓客於君則有以賓
禮自處之嫌故後君而飲所以明退讓之義此侍飲於
君則有勸飲之義故先君而飲所以盡忠孝之懷也洒
如肅敬貌言與閒閒同和敬貌斯語助詞已止也禮
已三爵者侍燕之禮止於三爵也左傳曰臣侍君宴過
三爵非禮也蓋私燕之禮如此若正燕則有無算爵不
止於三爵也油油自得之貌蓋始則專於敬繼而兼於
和至油油則和之至矣燕飲之間其情之漸洽者如此
然禮止於三爵則和而不流又有以不失其敬矣屨解
於堂下退則跪而取之敬也隱辟謂堂下序東也隱辟

而後履者不敢對君納履故就君所不見之處而納之
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雖在隱辟猶不敢不敬也
凡尊必上玄酒
此明設尊之法也凡設尊必以元酒配酒而設而以元
酒爲上重古之義也故鄉飲酒特牲禮東西列尊元酒
在西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南北列尊元酒在南以南爲
上
唯君面尊
面猶鄉也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尊于東楹之
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
蓋人君燕其臣子得專恩惠故設尊於君之前而君鄉
之言此酒出自君也○孔疏以面尊爲尊鼻鄉君又謂
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皆非是說見少儀及郊特牲

唯饗野人皆酒
鄭氏曰飲賤者不備禮孔氏曰饗野人謂蜡祭也野人
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梲士側尊用禁 釋文梲於據反
鄭氏曰梲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梲愚謂側尊謂設尊於
旁側不專使主人鄉之明與賓客共此酒也鄉飲酒義
曰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是也梲禁說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釋文始冠古亂反冠而同敝音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愚謂自諸侯下達
者天子冠不用緇布冠也○孔氏曰自此至魯桓公始
也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
不髽記者雜錄廁在其間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繢戶內反緌耳佳反○鄭註繢或作繪緌或作蕤）

鄭氏曰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愚謂諸侯以下始冠緇布冠而天子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無緌而諸侯則繢緌尊者文縟也緌纓之垂者繢緌則繢纓矣於天子言纓不言緌諸侯有緌則天子可知也於諸侯言緌不言纓言緌則纓見言纓則緌不見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繢之色華於青朱之色盛於繢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既反）

鄭氏曰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愚謂此言齊冠之纓之別也丹亦色綦蒼艾色上卑諸侯下卑士則卿大夫助祭與自祭其宗廟其齊無不以元冠矣特其纓有異耳以丹與綦之色差次之卿大夫綦繢組纓與此言元冠為諸侯之齊冠而不及天子則天子齊不以元冠也大戴禮哀公問曰端衣元裳絞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葸謂天子之齊也是天子齊服元冕元裳矣諸侯齊雖元冠與大夫士同其衣葸以朝服而亦變其裳以元與○鄭氏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此以自祭其宗廟言之義自可通若助祭於君則雖士亦齊祭異冠豈待四命乎孔疏乃欲曲通之於助祭則其說愈支而愈窒矣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鄭氏曰父喪未除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用元而冠用緇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

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愚謂用縞爲冠用元爲武縞爲凶元爲吉冠在上武在下以象父猶有喪而子已卽吉也姓生也孫乃子之所生冠此冠者自父言之則爲子自父所爲服者言之則爲孫故曰子姓之冠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釋文紕音埤又婢支反縞白色生絹素今之白色綾也紕緣也衣冠之制其用爲緣者必視其爲衣冠者而加精美焉喪旣大祥除去喪冠則以縞爲冠以素爲紕素精於縞也此冠或以其冠名之則謂之縞冠小記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或以其紕名之則謂之素冠詩度見素冠兮是也或但謂之縞檀弓祥而縞雜記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是也或兼謂之素縞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其名雖異其實則一冠也○先儒謂祥日縞冠旣祥以哀情未忘更服微凶之服故縞冠素紕禫日元冠黃裳旣禫亦以哀情未忘更服縞冠朝服見於此篇及小記雜記間傳諸篇之註疏者不一蓋本於戴德變除禮愚竊以爲不然縞薄而素厚縞惡而素美以天子諸侯素帶弟子縞帶觀之亦可見矣謂縞冠凶於素則可謂素凶於縞則非變除之禮以漸卽吉未有旣除而反服微凶之服者果爾則練祭練冠練後何以不別製他冠乎此云縞冠素紕旣祥之冠雜記云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實一冠也縞冠素紕而或曰縞冠或曰素縞猶士練帶緇紕而或謂練帶或謂緇帶耳未可因其名之不同而强生區別也然則大祥之素縞從祥日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之纖冠從禫日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又何疑焉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亦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惰游罷民也亦緇冠素紕凶服之象也不齒所放不率教者孔氏曰以惰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愚謂冠綏之長短未聞以居冠屬武推之則綏之長可自頷而上結於武蓋吉冠尺有二寸而祥冠一尺與罷民凶冠所以表其凶德以恥辱之又減其綏以別於既祥之服也不齒者圜土之罷民既出而三年不齒者也圜土之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其罪本重於坐嘉石者及其既改而出圜土則視坐嘉石者爲輕故元冠而緇武亦視緇冠素紕爲稍優然猶不得遽同於平人也聖人激勸之權審矣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釋文屬章欲反）

居燕居也燕居無事於飾故以冠纓之垂者分屬於武之兩旁有事然後垂之以爲飾也自天子以下皆然

五十不散送（釋文散悉但反）

鄭氏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愚謂始死要絰散垂三日成服乃絞之啟殯之後亦散垂至葬乃絞之五十不散送則始死猶當散麻與

親沒不髦

鄭氏曰去爲子之飾

大帛不緌（鄭氏讀爲白今如字）

鄭氏曰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愚謂大帛謂以白色繒爲冠所謂素冠也左傳衛文公大帛之冠葢人君遭凶札喪師邑及士大夫去國之所服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后綏是冠有武者乃有綏大帛之制如喪冠而厭伏故不緌然大帛精於縞縞冠有綏而大帛無綏者葢縞冠由凶而轉趨於吉故有

綏以明變除之漸大帛在吉而自處以凶故去綏以示貶損之意也

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綏當用繢孔氏曰上文云緇布冠繢綏諸侯之冠故知綏當用繢愚謂紫間色不正不當用爲冠綏時人尚紫故魯桓公用之鄭氏謂僭宋王者之後服臆說無據

朝玄端夕深衣（釋文朝直遥反○今按朝如字）

此謂大夫士燕居之服也元端元冠端衣也端正也元端之衣以十五升布緇而爲之前後各二幅其長二尺二寸幅廣亦二尺二寸長與幅廣正等故曰端深衣以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以其被體深邃故曰深衣天子皮弁視朝遂以食卒食服元端諸侯朝服視朝退適路寢釋服服元端又朝服以食卒食服深衣大夫士朝服以朝退朝服元端以食卒食服深衣也若大夫士視私朝亦朝服也○凡禮服皆端也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端衣元裳綃而乘輅此冕服謂之端也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又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子顓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此朝服謂之端也而元端獨以端爲名蓋深衣連衣裳爲之元端乃禮服之下衣之端者自此始故專以端名焉元端之衣雖與朝服以上同制而其袂則異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衰侈袂則吉時皮弁爵弁之服侈袂可知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錫衣侈袂主婦衣侈袂則主人朝服侈袂可知特牲禮主人元端不言侈袂則袂不侈也元端之制雖不可考而喪服記言喪衰之制云袂

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士之喪衰與元端同制者也是元端之袂屬於衣爲二尺二寸至袖口而圜殺爲尺二寸與深衣同若朝服以上則其袂不殺不殺故後殺之故不後此端衣與朝服以上之異制也○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明衣服之制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當旁袂可以回肘 釋文深衣三袪起魚反本或無衣字縫音逢齊音咨本或作齋要一遙反袪而審反又而鴞反肘竹丑反○鄭註縫或爲逢或爲豐

此詳深衣之制也袪袂口也三袪謂其要中之度也要謂裳之上畔也深衣三袪者深衣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而其要中七尺二寸三倍於其袪之數也縫紩也齊裳之下畔也縫齊倍要者言裳之下畔縫紩之而其度一丈四尺又倍於要中之數也此二句言裳之制也袪衣襟也禮衣之袪在中而深衣之袪掩於旁與禮衣異也袂可以回肘者袂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此二句言衣之制也○凡袪者皆所以掩衣裳之交際者也然有禮衣之袪有深衣之袪有在衣之袪有在裳之袪鄭氏之註既未晰而後之說者或混衣之袪於裳或混禮衣之袪於深衣或又卽指深衣之裳幅爲袪是以其說愈繁而愈亂也古之禮衣皆直領而對襟其袪在左襟之上若舒其袪以掩於右襟之內謂之襲摺其袪於左襟之內謂之褾此禮衣在衣之袪也禮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屬而其袪二尺有五寸屬於衣而垂於裳之兩旁以掩其前後際此禮衣在裳之袪也深衣之衣爲曲領相交其袪亦在左襟之上而恆以掩於右襟之外此深衣在衣之袪也其裳則前六幅後六幅皆交裂之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於前

裳之左爲衽而縫合於後裳於前裳之右爲衽而不縫合至衣時則交於後裳此深衣在裳之衽也在裳之衽禮衣與深衣皆在兩旁唯在衣之衽則禮衣之衽狹而又掩於襟內其襲而見於外則當必而直下深衣之衽稍濶又緣其旁而掩於襟外以交於右腋之側此言衽當旁以見其異於禮衣乃指在衣之衽而非指在裳之衽也至小要之取名於衽則當獨指深衣在裳之衽而其在衣之衽與禮服之衽皆無與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鄭註云上正一尺燕尾二尺有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一尺之下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衽衽各二尺五寸蓋禮衣在裳之衽其制若此深衣之衽在裳之左右者亦然濶頭在上狹頭在下其所交後裳之幅則濶頭在下狹頭在上如此則上下相交正如小要之形故深衣記謂之鈎邊而鄭氏喻之以曲裾也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釋文袷音劫緣尹絹反廣徐公曠反後放此）

鄭氏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褒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愚謂長衣中衣皆衣於上服之內者也吉服謂之中衣喪服謂之長衣蓋吉服之中衣恆服在內凶服之中衣則如遭喪受聘之大夫大夫筮葬之吏皆釋衰而卽用爲外服故不謂之中衣而因其袂之長謂之長衣也繼揜尺者更以一尺續於袂口而揜覆於手也長中之制悉與深衣同其異於深衣者唯此也蓋深衣用之燕居故袂短反屈

之及肘而已長中在禮服之內禮服袂長故長中之袂亦長欲其與上服稱也袷二寸以下兼承深衣長中言之也深衣用十五升白布爲之長中則各視其上服之所用焉

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愚謂裏謂中衣之裏也長中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長中有裏檀弓練衣黃裏是也中衣之所用與上服同皮弁服爵弁服冕服中衣用帛其裏亦宜用帛用帛其裏亦用帛元端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宜用布也鄭氏以裏爲中衣非是又中衣所用之色亦並與上服同祭服之中衣用元下言元綃衣是也鄭氏謂冕服中衣用素亦非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釋文衣於既反織音志

鄭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士衣染繒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孔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大夫以上衣織無君者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大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元端元裳愚謂染絲織之若今之緞染繒織成而染之若今之綾綢

衣正色裳間色釋文間閑廁之間

鄭氏曰謂冕服元上纁下孔氏曰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

方間西爲金金白克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
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黑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
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黃克水水黑故
騮黃之色黃黑也愚謂正色五方之純色衣在上爲陽
故用正色所以法陽之奇也間猶雜也謂兼雜二色裳
在下爲陰故用間色所以法陰之耦也祭服上元象天
下纁象地纁兼赤黃之色黃爲土之正色而赤色屬火
火者土之母故兼二色以象地焉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
不入公門釋文振依註爲袗之忍反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爲袗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
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孔
氏曰袗絺綌其形露見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也愚謂非

列采若衛渾良夫紫衣是也絺綌夏之褻衣裘冬之褻
衣其上必有中衣與禮衣焉袗絺綌表裘皆謂以裘葛
爲外服也但絺綌輕涼故據其在外露見而曰表其實則一也朝君以裼
文采故據其在外露見而曰表其實則一也朝君以裼
爲敬故襲裘不入公門

纊爲繭紵爲袍禪爲綌帛爲褶釋文纊音擴紵紆粉反又
迫褶音牒
鄭氏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今之新綿也紵今之
纊及舊絮也綌麻布也禪衣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愚謂
纊與紵皆漬繭擘之新而美者爲纊惡而舊者爲紵衣
以纊著之者謂之繭雜記子羔襲有繭衣裳左傳楚遠
子馮重繭衣裘是也衣以紵著之者謂之袍論語衣敝
縕袍是也衣之無裏者謂之禪詩言衣錦絅衣裳錦絅

裳此絅之加於禮服之外者也此言禪爲絅與袍繭爲
類此絅衣之服於中服之內者也衣之有表裏而無著
者謂之褶喪大記君褶衣褶衾士喪禮曰襚者以褶則
必有裳是也絅與顯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
祥皆行鄭云顯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顯是絅者麻
葛之類禪以絅爲之故曰禪爲絅褶則表裏皆用帛爲
之故曰帛爲褶褶既用帛則袍繭表裏用帛可知裘與
絺綌冬夏之褻衣也此四者春秋之褻衣也四者之外
則有中衣中衣之外則有上服袍繭褶服於稍寒之時
故皆用帛貴其煖也禪衣服於溫煦之候故用絅貴其
輕涼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
後服之

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朝服皮弁服衣以素諸侯朝服
元冠緇衣纁色與素同而惡於素康子以此爲朝服蓋
僭天子大夫朝服之衣而又不敢盡同也卒朔謂卒視
朔之事也孔子言諸侯視朔用皮弁服卒視朔之事然
後服朝服以朝記者引此以明朝服以縞之非禮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謂若衞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愚謂國政治曰
有道國政亂曰無道此曰未道者言非國政之失而所
値之時未平也蓋或承喪亂之後或値凶札之時則君
不充其服自貶損以足用也此上蓋有脫文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釋文省依註作獮息兗反○今按省當讀爲社
鄭氏曰大裘僭天子也天子祀上帝則大裘而冕黼裘
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作獮秋田也國君有黼

裘誓獵田之禮愚謂夏小正季秋始裘月令孟冬始裘獵在仲秋未可服裘也郊特牲君親誓社鄭註社或作省此誓省亦當作誓社誓社爲社田而誓衆也誓衆尚嚴鬬故服黼裘大裘天子祭天之服謂之大裘者尊其稱猶祭天之車謂之大路也大裘之所用不可考今裘以元狐爲最尊大裘蓋用元狐爲之與時祭郊禮故服大裘以祭天記者言諸侯唯得服黼裘以誓社若服大裘則非古禮也○朱儒謂大裘爲黑羔裘蓋以祭服必元故據以推裘之所用耳然羔裘自諸侯以下皆服之而大裘則唯天子服以祀天若大裘卽羔裘何以言大裘非古乎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釋文衣於既反下不衣同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孔氏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內有狐白錦衣諸侯在天子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其裼不用錦衣當用素衣士不衣狐白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當麑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賜歸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亦然愚謂錦衣及下元綃衣之屬皆中衣也中衣之內冬則有褖夏則有絺綌春秋則有麛袍綢褶其外則有晷服皮弁服朝服之屬舒上服之衽以掩中衣則爲襲褶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則爲裼中衣之所用與其色皆隨禮服爲變易若褖衣則絺綌

用葛褝用絺袍繭褶用帛皆無異物者也唯裘之取材不一先王制禮因別其貴賤輕重而服之而又辨其色使畧與外服相稱故此篇詳言之鄭氏謂袒而有衣曰褐又謂錦衣上有上衣皆是也然不能明錦衣之屬之卽爲中衣且又誤立褐衣之名故於經義未晰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又此篇云凡侍於君視帶以及袷袷者中衣之交領則在外服之內褐而露見者卽爲中衣明矣裘褻裘不露見故服中衣於裘外褐時則露見此衣褐非衣名也狐白裘人君皮弁服之裘也錦衣者皮弁服以素爲中衣而以朱錦爲之領緣也以領緣名其衣猶郊特牲之言黼黻丹朱中衣也此不用黼黻丹朱中衣而用錦衣者以狐白裘華美故異其領緣以表之以人君中衣領用丹朱故知此錦亦朱錦也狐白裘麑裘皆皮弁服之裘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上皮弁服兼用二裘其所用之異不可考孔氏之所區別未知是否也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鄭氏曰衛尊者宜武猛愚謂右左虎賁氏旅賁氏之屬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虎裘狼裘象其威猛以衛君也

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紲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釋文綃音消麑音迷豻音岸胡地野犬紲戶交反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與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豻胡犬也紲蒼黃之色也孔

子曰素衣麑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孔氏曰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幾內諸侯用緇衣幾外用元衣此狐青是幾外諸侯朝服之裘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皆黑羔裘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按詩箋云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遙論語云緇衣羔裘唐檜曾非幾內之國何得云幾內諸侯緇衣幾外諸侯元衣若此元衣爲幾外諸侯鄭註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不異劉氏之說非也

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聘禮公禆降立註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素或絞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揔謂君子狐青裘豹褎此希冕元冕爵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朝服元端服之裘也豹飾猶詩言豹褎也狐裘元端服用於燕居之裘也黃中衣不與上服同色者以其用於燕居而畧其制也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深衣之裘也大夫士朝元端則服狐裘夕深衣則服貉裘○旄邱之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都人士之詩曰狐裘黃黃晉士蕩言狐裘蒙龙一國三公以指獻公與二公子魯人言臧之狐裘以譏武仲是狐裘者自人君以下

至於大夫士之所常服也鄭氏云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誤矣郊特牲黃衣黃冠以祭乃謂蜡祭時野夫流離之狀魯人作歌於敗北之餘而乃獨舉臘祭之服以爲言果何義乎且周本無臘祭說已見月令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也愚謂錦衣狐裘謂狐白裘以錦衣裼之也士不衣狐白大夫雖得衣狐白但用素衣裼之不得用錦衣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畧亦庶人無文飾愚謂此下三節雜明裼襲之義犬羊之裘庶人之所服也不裼者賤而畧之也不文飾也不裼者大夫士服裘雖裼若非行禮之地無事乎文飾者亦不裼也不裼則襲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弔則襲喪非所以見美孔氏曰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弔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爲敬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愚謂凡中衣之領緣皆華於外服裼則露其中衣之領緣故謂之見美見美所以致飾也弔主哀故去飾君在主敬故盡飾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曰充覆也尸襲尸尊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

則裼謂已致龜玉也孔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
璋致聘則襲若執璧琮行享則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
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
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行禮已
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亦謂在君前故裼也
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思謂上文言裘之裼此變言服
之襲者以明裼襲四時皆有不專屬於裘也充者足乎
內而無待於外之意裼以見美凡以致敬而已而襲則
義非一端犬羊之裘不裼以其人之賤而不足見美也
不文飾也不裼以其事之輕而不必見美也弔則襲以
其主於哀戚而不當見美也尸襲執玉龜襲一則以其
象鬼神之尊嚴而德充於內一則以其執國家之重器
而敬存於中而無待於見美也襲卽不裼而記或言不
裼或言襲者據其禮之輕則見不裼之義據其禮之重
則見當襲之義也凡行禮以裼爲常其襲者皆有爲爲
之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二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釋文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按須字孔疏讀如字）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球與璆同大夫以魚須文竹者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愚謂象象牙也大夫士並以竹爲笏大夫以魚須飾其側士則不飾而其本則大夫士並可用象也故前云史進象笏通謂大夫士之禮也○自此以下至其殺六分而去一明笏之制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釋文見賢徧反說本亦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搢笏必盥爲必執事愚謂說笏謂去於身也笏或執於手或搢於帶不執不搢是謂說笏天子尊極射禮文繁大廟之中嚴敬舉三事不說以見笏之無時而離也當廟中有事則搢之而已蓋雖主祭者亦然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是天子主祭亦搢笏鄭氏謂大廟之中君當事則說笏非也喪事則說笏哀不在於記事且爲辟踊之有失隆也小功輕喪故不說笏當殯斂之事而免則說之亦爲其妨於辟踊故也既搢必盥盥者言臣將朝君搢笏而往則必盥也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者搢笏既盥自後雖在朝執笏可以不復盥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釋文造皇七報反舊七刀反

造進也謂入臣在朝進而受命於君前也畢盡也謂指畫記事盡用笏也笏忽也其字從竹蓋本以竹爲之如簡札之用執之以便記事備忽忘而已後王漸文乃飾以他物以美其觀而天子諸侯又別用象玉爲之復殊其稱以爲尊卑之別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釋文殺色戒反下同去起呂反

鄭氏曰殺猶杀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

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中央同博三寸周氏諝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此言勻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等之勻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釋文韠音必

鄭氏曰此元端服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孔氏曰祭服元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者若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名韍不名韠也愚謂韠蔽膝也上古衣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以示不忘古之意而因備其飾以爲尊卑之別焉凡衣服之色衣從冠韠屨從裳各因其上下之類也元端服上下通以燕居諸侯以下又用以齊士又用以祭齊服必元上下通用爵韠此君朱大夫素燕居之韠也大夫元端素裳素韠則與朝服同但朝服後袂自別於元端耳特牲記元端爵韠是士齊祭服爵韠此燕居元端亦爵韠者士賤禮畧也○自此以下至三命赤韍蔥衡明韠韍之制

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釋文圜音圓挫作卧反

鄭氏曰圜殺直目鞮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鞮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吳氏澄曰鞮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之鞮自上之左右角斜裁至下之左右角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上下左右角各正裁五寸自上之左右角五寸下斜裁至下之左右角不盡五寸止上下各有五寸不斜裁故方大夫下之左右角亦正裁五寸其上端不方剡其兩角故圜士下端亦裁方上端不剡圜前方而後直故曰前後正愚謂士前後正吳氏之說爲是鄭氏以直方爲天子諸侯之士之別無所據也

○孔氏曰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按雜記云鞮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會謂上領縫也又云純紕之所不至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愚謂鞮之會去上五寸其紕不至下五寸則其上下所殺當以此爲度故鄭氏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謂所殺之度離上畔下畔各五寸而止也孔疏乃云上下各去五寸以物補之則以註中去字爲上聲讀之與經註之義皆不合且鄭註此文本以解公侯前後方之義若鞮之上有會下紕以爵韋純以素則爲鞮之通制非獨公侯矣疏乃謂上去五寸是領下去

五寸鞞純其說尤混不可曉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釋文頸吉井反又吉成反）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孔氏曰韠佩並繫於革帶者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繫韠佩故也

一命縪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釋文縪音溫韍音弗幽讀爲黝出註幼反）

鄭氏曰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縪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孔氏曰他服稱韠祭服稱韍詩毛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卿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愚謂縪韍韎韐也諸侯卿大夫之服其色一而橫故曰衡此據公侯伯之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者言之若子男之國則卿再命而赤韍葱衡大夫一命而赤韍幽衡士不命而縪韍幽衡也孔疏謂子男大夫服縪韍非也司服於諸侯卿大夫之服其差降但以爵而不以命數則其於韍必不以命數爲差也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釋文帶音戴辟依註爲裨婢亦反支反徐又音卑下縮辟同率音律○而素帶以下及下節并紐約用組五字舊在韠君朱之前鄭氏云宜承朱裏終辟亂脫在是南澗陳氏云而下脫諸侯字）

鄭氏曰素帶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緌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緌積如今作幘

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愚謂練白色熟絹也率義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色飾物也雜記曰率帶諸侯大夫五采士二采辟在帶側則率在帶中也率下謂率之所不至者士以練帛爲帶而但裨其率下也大夫辟垂士辟率下則帶之率及其重屈者而止也士帶裨以緇大夫以上無文居士錦帶尚文也弟子編帶尚質也二帶不言其裨者裨之度與士同也○自此至走則擁之明帶之制舊本簡策倒錯不相承接孔氏已依鄭註次其先後但據鄭註則自而素帶終辟以下皆當移就朱裏終辟之下而居韠之後而孔疏則自凡帶有率無箴功之上並置於韠君朱大夫素之前又自肆束及帶至走則擁之鄭氏云宜

承無箴功而孔疏尚依舊次今並依鄭氏說移正并紐約用紐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釋文并必政反紐女九反紐音紐紳音申本亦作申○鄭註云結或爲衿○自三寸以下舊在夫人褕狄之下鄭氏云宜承約用紐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曰并並也紐者謂帶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組濶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也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紳長三尺也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陳

氏祥道曰紳韠結三齊則有司之韠結蓋亦二尺五寸與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篾功

紳韠結三齊

釋文繚音了篾音蔑○此節舊在肩革帶博二寸之下鄭氏云宜承

鄭氏曰華黃色也愚謂大夫大帶四寸則天子諸侯可知皆四寸也上文但言帶此特言大帶者以下文又言雜帶故言大帶以別之也雜帶雜服之帶燕居之服之所用也君大夫之外別有雜帶其飾則君以朱綠大夫以元華也雜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則八帶唯二采雜帶降於大帶也緇辟謂士之練帶以緇帛辟其側故士冠禮士喪禮謂之緇帶以其辟名帶也士無雜帶唯有緇辟大帶其博二寸也繚繞也大夫以上大帶四寸其繞於身也重之士帶二寸而再繞不重則其廣亦四寸矣凡帶凡天子以下之帶也凡帶有率則其篾功可以麤沽以別有采飾在上故也則其無率者宜精緻矣

釋文緻音致麤音麁沽音古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釋文肆音肆以四反○此節舊在朱錦也之下鄭氏云宜承無篾功

鄭氏曰肆讀爲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孔氏曰謂約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若身須趨走則擁抱於懷也愚謂此見雖有事但當收之擁之而不可扱之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釋文褘音暉許韋反揄音搖羊消反屈音闕

鄭氏曰褘讀爲翬揄讀爲搖翬搖皆雉名也刻繒而畫

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褕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孔氏曰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狄讀如翟揺翟謂畫揺翟於衣王者之後祭其先王夫人亦褕衣禮記每云君衮冕夫人副褕若祭先君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褕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褕立于房中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曰君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屈闕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按鄭註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褕衣畫翬者揄翟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色如鞠塵服之以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闕翟赤揺翟青褕衣元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沙鄭註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愚謂夫人謂侯伯之夫人也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是王之外內命婦無服三狄者矣原其意蓋於內命婦深防其並后之端故於其服章使遠降於后而外命婦則又欲其與內命婦相準故孤卿服冕而其妻不服三狄以此與鄭此註於夫人兼言三夫人周禮註又謂三夫人闕狄恐皆未然也君命當作五命字之誤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故夫尊於朝則妻榮於室無別受爵命之法內宰職所

言贊王后之禮事者詳矣而無贊王后爵命之事是王后亦無爵命人之事註疏謂君命爲受王后之命非也且如其言則夫人及再命一命之妻孰非受命者何獨於子男之妻言之○自此以下至其他則皆從男子明王后夫人及命婦之服

再命褘衣一命禫衣士褖衣 釋文褘依註音翬居六反又曲六反禫張戰反褖吐亂反○鄭註褖或作稅

鄭氏曰褘當爲翬子男之卿再命而妻翬衣則翬衣禫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氏曰再命謂子男之卿也褘當爲翬謂子男卿妻服翬衣也禫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褖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鄭註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愚謂諸侯之臣之服爲三等孤希冕卿大夫皆元冕士皆爵弁也其妻之服亦爲三等孤卿皆翬衣大夫皆展衣士皆褖衣也如鄭氏之說則有孤之國孤翬衣卿大夫皆展衣無孤之國則卿翬衣大夫展衣孔氏又通其例於男子謂有孤之國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兗然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以下非專爲有孤之國言也雜記復內子以翬衣下大夫以展衣非專爲無孤之國言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自君命屈狄以下至此舊在紳韠結三齊之下鄭氏云宜承夫人褕狄

世婦謂諸侯之內世婦也奠繭猶獻繭也諸侯有公桑蠶室卜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既成則從夫人

而獻之於君也世婦之尊視大夫服展衣凡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卿大夫之妻皆得隨夫而服其服唯世婦乃諸侯之妾必因奠繭命之乃得服其服明君不以私寵加賜也天子之內命婦益亦如此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反袷聽鄉任左（釋文齊音咨本又作齋鄉許亮反）

鄭氏曰紳垂則聲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足如履之也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雷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庾云聽上及聽嚮任左皆備君教使也愚謂此侍立於君之禮也君佩倚臣佩垂君

恆高於臣視下而聽上者視以形聽以神視雖在下而神則恆屬乎君也國君綏視此云視帶以及袷者坐則節於面立則節於領立則容俯故也聽鄉者聽之所鄉也人右耳目不如左耳目明任左欲其聽之審也○孔氏解聽嚮任左云鄭註少儀云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侍君之時君坐是以聽嚮皆以左爲節此謬說也坐者尊左義無所出且經云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則侍君者固未嘗坐又云視帶以及袷視下而聽上則亦非君坐而臣立侍之則安以坐者尊左爲說乎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言人臣被召之法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節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

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屨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
執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孔氏曰節以玉爲之君
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急則二節臣故
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
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言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
則走

士於大夫之見已也迎謂迎於門外也曲禮
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然則士於大夫非不拜也特不敢迎
而拜耳蓋拜迎者敵者之禮也士於尊者謂士見於大
夫也先拜進面者大夫於士不迎待之於門內士於門
外先拜之乃進入門而見大夫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
夫於門內答拜則走辟不敢當大夫之拜也此皆謂尋
常相見之法若始相見則士相見禮云若先生異爵者
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請走
見先見之則迎於門外矣又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
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則大夫先拜辱矣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
字大夫言字並句絕孔疏讀云士於君所言大夫大夫非是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愚謂稱謚若字者有謚則稱
謚無謚則稱字也大夫五十而受爵命死乃有謚名士
字大夫謂其生者也若沒則所稱與君所同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
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

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孔氏曰有公諱無私諱但諱公君不得私諱父母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釋文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依註作齊嫉私反還音旋本或作旋辟本亦作僻匹亦反又婢亦反徐芳益反）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俯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孔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趨時歌采齊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行時歌肆夏爲節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註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是也反行謂到

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
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吳氏澄曰徵謂
聲中林鍾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羽則中南呂
也徵陰音之首故居右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角配徵
宮陽音之始故居左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愚
謂徵角宮羽謂左右兩璜之聲所中也凡以律均鍾者
倍而又半磬氏疏樂云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蓋謂黃
鍾之磬此以律均磬之法也佩玉四聲亦必其大小長
短厚薄之不同但其詳不可考耳周禮大司樂函鍾爲
宮之屬皆不用商說者謂商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此佩
玉有徵角宮羽而無商蓋佩玉所以養德故亦無取乎
殺伐之義也中矩言其方中規言其圜其身周折俯仰
故佩玉之璜觸衝牙而鳴鏘然也君子之養其心非徒

特乎鸞和佩玉而所以消其匪僻而導其和平者此亦
有助焉爾此節所言蓋主謂天子諸侯之禮故佩玉則
備四聲行步則有樂節在車則有和鸞若大夫士雖有
佩玉而其儀物則當有降殺矣○周禮之九夏儀禮之
笙詩劉原父謂皆有聲而無辭朱子以爲笙詩蓋如投
壺魯鼓薛鼓之節蓋以九夏笙詩曰奏曰笙曰樂而不
曰歌以此決其無辭也然大射燕禮管新宮文王世子
云下管象象周頌維清之詩也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新
宮亦詩也此二詩用以管與南陔等六詩用以笙者一
也新宮象爲詩則南陔六篇之曰笙曰樂者何害其爲
詩乎南陔白華等名必取詩辭而名之者也若但如曲
譜則其曰南陔曰白華曰華黍者何所取以名之肆夏
與采薺同用觀采薺之名亦必詩篇也則肆夏亦詩而

王夏以下皆當爲詩矣但先儒謂肆夏卽周頌之時邁
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耳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此謂大夫士之禮也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結佩謂結
其兩璜於綬而使不得鳴也君在不佩玉非全不佩也
結其左而設其右爲耳君子於玉比德結其左者示其
德之不敢擬於君也居則佩玉左右皆設之也朝則結
佩結其左也○鄭氏以此爲世子之禮又以左結佩右
設佩爲事佩然上文並未言世子此何忽而及之君在
不佩玉正與君在則禒同鄭於彼註云臣在君所此不
當爲異義又上下文俱言佩玉亦不應結佩設佩忽爲
事佩也
齊則結佩而爵韠釋文齊側皆反結側耕反

鄭氏曰結屈也結又屈之爵韠者齊服元端孔氏曰結
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
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愚
謂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不結鄭云江沔之間謂縈收
繩索爲結是結者屈而又屈之義也君在不佩玉爲時
暫以兩璜上結之而已齊有十日則以璜及衝牙屈上
當瑀與琚而結之又屈而上當珩而結之也葢佩玉有
聲齊者欲靜以致思故結結其佩卽齊者不樂之義也
不去而但結結之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君子於玉比德爲
鄭氏曰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
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青朱子曰佩玉上

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瑿玟而縰組綬（釋文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瑿而究反徐又作瑧同玟武巾反字又作砇同縰音溫）

鄭氏曰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縰赤黃孔氏曰山元水蒼玉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瑿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愚謂佩白玉元玉之屬皆謂兩瑀兩璜及衝牙之玉也其在上之珩則前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葱衡是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紲綬

象環以象牙爲環也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佩也○鄭氏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環而無窮孔氏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愚謂環玦之屬古人所常佩故晉獻公賜太子申生以金玦叔孫穆叔之子孟丙見於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經解云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孔子佩象環蓋以象之貴次於玉故用以爲燕居之佩其取節於五寸者亦大小之度宜然爾註

疏之說鑿矣○自古之君子必佩玉以下至此明佩玉之法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釋文并必正反）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紛也愚謂童子之衣有緣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又有齊則童子之衣深衣之制也深衣用白布緣以繢及青今童子用緇爲深衣用錦爲緣皆異於成人也錦紳以錦辟其帶紳也弟子縞帶則童子之帶以縞爲之而辟其紳以錦與士之率下辟同也紐帶之紐也童子錦紳而錦紐則凡帶紐之所用與辟同也束髮謂總也士喪禮髽用組又士冠禮緇纚長六尺總之色宜與纚同是成人束髮用緇組今童子用錦爲束髮凡此童子所用之錦皆朱錦也（釋文絢其俱反見賢遍反）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釋文絢其俱反見賢遍反）

鄭氏曰皆爲幼少不備禮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愚謂童子冬不衣裘其袍繭及褶又皆以布爲之不用帛亦爲防其奢汰也不屨絢不備飾也凡服必稱其情童子無總服以未能悖行孝弟情不能至總也當室則總既與族人相接則使遂其服責之以必當盡之情而使之企而及也聽事往給喪家役使也不麻不加麻經也有服者至小斂而加麻聽事不麻亦謂所爲服總者也主人之位在阼階下西面立於其北者爲教使便也南面者別於主人也見先生從人而入不敢輕動長者也○問喪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然則

不緦者固不免矣鄭於此註云雖不服緦猶免顯與問喪違崔氏熊氏謂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不知成服以後雖成人亦不免矣豈獨童子哉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士相見禮註）愚謂凡爲客之禮皆後主人而祭嫌此或異故明之先飯示爲長者嘗食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

鄭氏曰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孔氏曰飧者食竟作三飯飧也飧是已飽猶食美故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客自徹之徹主人所自置者禮欲其相當也主人辭焉則止曲禮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是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鄭氏曰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婦人質不備禮孔氏曰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同事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壹食之人謂暫爲赴事壹聚共食則亦推一人徹也愚謂一室之人謂同事合食而各設饌具者也壹食謂相聚共饌具而食也燕食朝夕常食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釋文操七刀反）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孔氏曰弗致于核謂懷其核不置於地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橐

問下環是脫華處用上環祭先而食中棄手所持者此
庶人法也愚謂祭上環者以上爲尊棄所操者爲手持
有垢澤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釋文後胡豆反先悉薦反

鄭氏曰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備火
齊不得也孔氏曰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
先嘗火孰調和是人之所爲恐和齊不備故先君子而
嘗之

有慶非君賜不賀

鄭氏曰唯君賜爲榮也愚謂有慶謂或有喜慶之事君
賜如孔子生伯魚而君賜以鯉是也雖有喜慶之事而
非有君賜則不足爲榮故不賀周禮大宗伯以賀慶之
禮親異姓之國凡賀者必有物以將之蓋若乘壺酒棗

脩一犬之類與

有憂者

鄭氏曰此下絶亡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此補脫重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鄭氏曰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愚謂孔子於季氏降等
之客也禮宜執食與辭今孔子不辭凡食先食殽胾既
飽乃飧今孔子不食肉而飧蓋以季氏失禮故以此示
其意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 句衣服服以拜賜 句君未有命弗敢
卽乘服也 按孔疏本拜字絶句陸氏佃曰拜賜句今從陸氏讀

受君車馬衣服之賜既拜受之矣至明日更乘服所賜

往至君所而拜也既拜之後君再命之乘服乃敢乘服之若未有命則不敢乘服也左傳魯叔孫豹受大路之賜於王及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將焉用之葢叔孫豹受賜歸魯王無再使乘路之命故終身不敢乘此雖受賜於天子之事受賜於其君者亦然也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鄭氏曰稽首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之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愚謂君賜稽首謂拜君賜者當爲稽首之拜之法也據掌以左手據右手之掌也致諸地謂爲稽首及手俱至地也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人則於阼之賜輕雖君賜不再拜者賜時拜受明日又往拜也酒肉不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愼於尊卑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宰家臣之長也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人則於阼階下南面拜送士親則於君之門外拜送也

膳於君有葷桃蒚於大夫去蒚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

釋文葷許云反蒚音列又音例去起呂反造七到反○鄭註葷或作焄

鄭氏曰膳美食也葷桃蒚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蒚茨菰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陳氏祥道曰膳致福之膳也非是則無事於桃蒚鄭氏以膳爲凡美食誤也愚謂少儀曰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用葷桃蒚者以其爲鬼神之餘恐有不祥之干也葷辛物能去穢惡桃蒚能解不祥於君備三者大

夫去其一士去其二尊卑之差也造猶內也膳宰膳夫
也周禮膳夫受致福者而膳之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
而受之造於膳宰者葢祭僕受而內之也
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不敢變動至尊孔氏曰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
義也自獻則屈動君答拜已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鄭氏曰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賜而退又
氏曰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
臣小臣受其辭入以白君大夫乃拜拜竟則退不待白
報恐君召進答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
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退也又拜者小
臣傳君諾出士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謂君不答

士拜也愚謂鄭氏知小臣入告君者以周禮小臣掌王
之小命掌三公孤卿之復逆故知諸侯亦小臣掌羣臣
之復逆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
在拜於其室釋文敵本又作適音狄
鄭氏曰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
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也愚謂士於大夫之賜亦再拜大夫尊也衣服弗服以
拜則車馬亦然敵者來饋已不在家拜受則明日當往
拜若孔子於陽貨蒸豚之饋是也若在家拜受則不再
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

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謂有物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愚謂承進也賀乃禮之輕者士於大夫不承賀尊卑遠不敢以輕禮褻之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尊卑近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事統於尊○自君賜車馬至此明受賜及獻人之法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鄭註或曰乘兵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孔氏曰服裘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故大裘不裼證禮盛服充也路車郊天車乘路車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愚謂禮盛則服充者專其敬於內則不敢致其飾於外也大裘不裼者外襲裘服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釋文啗于災反徐以水反

皆爲急趨父命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釋文癠才細反

鄭氏曰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方氏慤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孝子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此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也愚謂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

而貽親之憂色容不盛所謂色憂不滿容也疏節謂疏
畧之節而未足爲至孝也於疏畧之節苟不能盡固不
可以爲子然而孝子之於親更有進於是者則亦在夫
人之自勉而已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
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釋文圈起權反
鄭氏曰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
謂卮匜之屬孔氏曰手澤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口澤平
生口飲潤澤之氣書是男子所有故父言書杯圈婦人
所用故母言杯圈○自父命呼至此明事親之禮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帳與闑之間士介拂帳 釋文闑魚衡反列反帳直
鄭氏曰此謂兩君相見也帳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

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賓
擯者亦然孔氏曰闑門中所豎短木帳門之兩旁長木
上介近君故拂闑大夫介微遠於闑故當帳與闑之間
士介卑去闑遠故拂帳崔氏皇氏云君入當帳闑之中
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東而
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
當君後在帳闑之中愚謂門中設闑者所以界別左右
以表賓主之所行也下文云賓入不中門此大夫得中
帳與闑之間者下文謂大夫出聘不敢僭君禮此謂介
隨君後而行故不嫌也又聘禮賈疏云主君於東闑之
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
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帳與闑之間末
介末擯皆士各自拂帳如賈氏之說則門中有二闑而

君以下入門之法皆與崔氏皇氏之說不同然儀禮於凡宮室之制有東西者皆著言之若東楹西楹東塾西塾東堂西堂之類無不然而士冠禮筮日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士喪禮卜日席於閾西閾外特牲禮筮日席于門中閾西閾外皆但曰閾無東西之文則門唯一閾明矣賈氏說非是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閾西私事自閾東釋文閾音域又況域反

鄭氏曰此謂聘客也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行也閾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閾西楹閾之中而稍東近閾也聘享奉君命故謂之公事自閾西用賓禮也私事謂私覿也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閾東從臣禮也愚謂聘禮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奉幣入門左是私事亦自閾西但初從閾東辭之乃就閾西耳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鄭氏曰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蹈而蹈其半也繼武者兩足迹相繼也中猶間也中武每從足間容一足地也愚謂此謂在君宗廟之中尊卑行步之法也君與尸尊故其行接武大夫稍卑故繼武士又卑故中武尊者行徐卑者行疾也

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註欲或爲數

鄭氏曰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氏曰移謂靡迤動搖也愚謂徐趨徐行也上言行此言徐趨一也皆用是者言不

趨此云疾趨包下端行弁行是也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釋文圈舉遠反又去阮反徐徒困反齊音咨本又作齎同 反豚本又作豘同大本

鄭氏曰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孔氏曰圈豚言曳踵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席上亦然者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釋文弁皮彥反剡以漸反字林因冉反○鄭註頤或爲鼽

鄭氏曰此疾趨也端直也愚謂端行謂趨也趨則張拱端好故曰端行頤霤身俯而頭前臨其頤如屋霤之垂

獨宗廟之中尊卑行步如上文之所言凡君臣相與行禮其徐趨之法皆用是接武繼武中武之差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而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君接武大夫繼武之節於此可見矣疾趨疾行也發起也謂起踵也徐趨舉前曳踵疾趨則欲起踵而離地也行疾則手足易動故欲其無移○凡行步疾徐之節有三徐曰行疾曰趨甚疾曰走此云徐趨卽行也下文所謂圈豚行也疾趨卽趨與走也趨則下文所謂弁行也若別而言之唯端行正名爲趨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又曰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曰父命呼走而不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此皆正指端行爲趨也若通而言之則行亦名爲趨此云徐趨聘禮云將授志趨是也走亦名爲

也如矢謂行直而不邪曲也弁行走也弁急也行莫急於走故曰弁行劉劉起屨貌行疾故見其起屨劉劉然也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蒞趨爲容而走不爲容故但狀其起屨之急疾而已

執龜玉舉前曳踵踖踖如也 釋文宿宿色六反本或作蹜同

鄭氏曰著徐趨之事孔氏曰踖踖舉足促狹也

凡行容愓愓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釋文愓音傷又音啟反濟徐子禮反翔本又作洋音詳 釋文愓音傷又音陽齊才分反賀在反皇氏讀容非是

鄭氏曰凡行謂道路也愓愓直疾貌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莊敬貌也○自君與尸行至此明行步之法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釋文齊遬音容又側皆反下音速○按齊當音側皆反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釋文德如字徐音置○按德當如字

鄭氏曰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孔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得之形也應氏鏞曰立容德也所謂山立是也德者得也凡人有所得於已則無所奪於外也色容莊不惰慢也坐如尸不箕踞也凡此皆

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謂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愚謂君子之容舒遲申申夭夭是也齊則莊嚴而不敢舒散遬則急速而不敢遲緩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鄭氏曰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孔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得之形也應氏鏞曰立容德也所謂山立是也德者得也凡人有所得於已則無所奪於外也色容莊不惰慢也坐如尸不箕踞也凡此皆

君子容貌之常也○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處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燕居告溫溫

鄭氏曰告教使也孔氏曰燕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孔氏曰祭如在也愚謂下文喪容戒容分別言之此言祭獨否者蓋祭祀無言而容貌即一身之容顏色即視容色而皆不外於本愛慤之誠以著爲如在之敬不容以別言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蘭蘭

釋文纍良追反顛字又作顚音田又丁年反視容又作目容瞿紀具反又紀力反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蘭蘭不舒暢也孔氏曰纍纍謂容貌毀瘠顛顛顏色憂思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蘭蘭猶綿綿聲氣微細陸氏佃曰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張則瞿瞿收則梅梅愚謂喪容對下三者謂身容也下戒容亦然

戒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釋文暨其記反詻五格反視如字徐市志反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義形貌清明察於事也吳氏澄曰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在先戒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在先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

釋文辨讀爲貶彼檢反字林貶按鄭氏讀辨爲貶以如字以立容貶卑爲句黃氏辨音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

黃氏曰立容辨謂明辨尊卑上下之分無僭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於諂媚故云卑毋諂愚謂立容辨者立容有佩倚佩垂佩委之不同宜辨別其宜也卑毋諂者立固以卑俯爲恭又不可以過卑而失之諂也頭頸必中者立或頤霤向前而頭頸不可傾側也

山立時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

釋文顚依註讀爲闐音田

鄭氏曰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顚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不變也愚謂揚讀如字盛氣顚實揚休謂盛其氣以闐實於內而發揚其休美於外若聘禮記所謂發氣盈容也玉色謂溫潤也上節通戒儀容此節似專屬一事而言山立之上疑有脫文○吳氏澄曰舊註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戒容四句共爲一節今按立容以下五句於戒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愚謂自立容辨以下鄭氏本不專指戒容至孔疏乃上合於戒容解之其義非是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

釋文守手又反

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釋文擯必刃反

伯謂九州之長也力臣謂天子宣力之臣此擯於諸侯之辭也若擯於天子則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諸侯之於天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某土者稱其方若東土西土也左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守臣言天子守土之臣左傳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是也某者稱其名約曲禮當曰某土之守臣某侯

某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謂四夷之長入天子之國擯者所稱也某屏者亦稱其方也屏者言在邊境爲天子之屏蔽也約曲禮當曰某屏之臣某子某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謂諸侯自稱於諸侯及其臣民也其擯於諸侯則曰寡君小國之君謂庶方小侯也曰孤亦自稱於敵以下之辭也擯傳辭也賓主行禮有介以傳客之辭有擯以傳主人之辭皆謂之擯也擯者亦曰孤謂擯於諸侯之辭也其擯於天子則曰某人某○鄭氏曰伯上公九命分陝者按曲禮二伯擯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不曰天子之力臣也○自此至末明尊卑稱謂之事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

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若出使他國擯者稱上大夫爲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已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若出使擯者稱爲寡大夫不敢云寡君之老

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釋文適丁歷反孽音枿五葛反）

徐五列反

鄭氏曰孽當爲枿聲之誤孔氏曰世子自名公子曰臣孽皆謂對已君也愚謂公子謂諸侯庶子也木之旁萌者曰孽故以爲庶子之稱父前子名亦當稱云臣孽某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釋文傳陟戀反遽其庶反）

鄭氏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氏曰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已君也皇氏以爲對他國君其義亦通愚謂此稱於

他國君他國大夫之辭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事鄭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蓋傳遽乃事之至賤者以此自稱甚謙之辭也私私臣也士於同國大夫曰賤私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是也於他國大夫曰外私雜記士訃於他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是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釋文使色吏反小聘使人於諸侯也私人家臣也私人擯謂私行出疆而使家臣傳辭於諸侯也家臣將命則不得稱其主為寡大夫寡君之老故稱名謂稱曰君之外臣某也公士擯謂奉君命出使聘而公士為之傳辭也大聘使卿曰寡君之老小聘使大夫曰寡大夫然卿出大聘其為上介者乃大夫此但曰公士擯者蓋卿聘則介有大夫士若大夫聘唯士介故此曰公士擯兼上下大夫言之也○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劉氏敝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布之此則名者也愚謂既以君命行則非私事矣註說非是陪臣不得稱諸侯為寡君楚隆於趙襄子雖稱名然其曰寡君之老則失辭矣此乃春秋之僭禮不可引以證經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釋文賓必刃反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

禮記卷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明堂位第十四別錄屬明堂陰陽

此篇記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以致太平而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也○魯用天子禮樂蓋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始請之而僖公以後始行之者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使果成王所賜孔子何以發此嘆乎記者不知其非而反盛誇之以爲美且四代之尊魯用犧象山罍而已三代之爵魯用玉琖仍雕而已三代之灌尊魯用黃目而已其餘未嘗用也而記於魯之所未嘗用者亦備陳之烝嘗社蜡諸侯之常祀也而以爲天子之祭振木鐸諸侯之常政也而以爲天子之政分器同姓諸侯之所同得也而以爲天子之器

其鋪張失實如此唯四代之制畧有見於此者君子亦有考焉爾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周朝直遙反下皆同依本又作展同於豈反鄉許亮反釋文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本又作扆

公也負之言背也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孔氏曰皇氏云斧依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陳氏祥道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若曰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攝政之年是皆不知書者也愚謂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侯甸男邦采衛咸在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禮咸格

朝諸侯於明堂必在是時四時常朝受於廟大朝覲則爲壇明堂以祀天布政本非朝諸侯之所此蓋以洛邑初成故大朝覲之事特於明堂行之蓋異其事以新天下之耳目乃一時創行之典也成王免喪卽政求助羣臣見於閔予小子諸詩必無至六年尙不能朝諸侯之理且威王旣至東都率諸侯以祀文武而周公乃代之受朝是二天子也尙書左傳之言周公不過曰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曰相王室以尹天下而已未有言其踐天子位者而荀卿始言之禮記出於漢儒遂有周公踐阼朝諸侯於明堂之說皆欲侈周公之事而失其實者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

三公謂二伯統領諸侯者也明堂九階東西北各二階而南面三階中階阼階賓階南面之三階也三公中階之前以對王爲尊也門東門西應門之左右也明堂四面有門而南門之內又有應門也諸侯言位諸伯以下言國互見之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此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在中國者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在九服之外所謂四海者也九采之國謂蠻服諸侯也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自蠻服以內皆謂之采其地在九州之內采取美物以貢天子大行人侯服貢祀物至要服貢貨物是也采之地盡於蠻服故謂蠻服爲九采四塞方邊塞之國夷鎮蕃三服之諸侯在九州之外者也世告至者謂無朝貢常期每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至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四塞之國蕃在四門之內與夷蠻戎狄相近象蕃國之守候邊塞而外與四海接也侯甸男采衛在應門內要服在應門外蕃國在四門內四海在四門外以應門之內象中國以四門之內象九服近者在內遠者在外此諸侯朝位之差也孔氏曰九夷之國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陳氏祥道曰周禮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

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尙右在門東門西者東上則不尙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尙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明堂逺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愚謂明堂蓋以其在國之陽而洞然通明故以爲名朝諸侯特一時之事耳以爲明諸侯之尊卑乃附會之說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釋文相息亮反頒音班量徐音亮

鄭氏曰以人肉爲鱐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孔氏曰鬼侯史記作九侯方氏慤曰紂之惡不止於脯鬼侯葢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愚謂制禮以定民志作樂以和民心頒度量以一民俗故天下之服由此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

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伯禽孔氏曰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四十九同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愚謂鄭氏四等附庸之說本無所出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國之大者無踰於此若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地則雖漢時封三庶孽幾半天下者其廣大亦不至此此記者之夸辭耳以魯之封域考之北抵汶上東盡於海西鄰宋衛南至泗水得淮其不得爲方七百里明矣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禮固有異矣然未有以見其用天子之禮樂也魯僭郊禘見於禮運孔子之嘆及呂氏春秋之書武宮之立見於春秋乘大略設兩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皆僭天子之禮見於公羊傳子家駒之言則其所用四代之器服以爲出於成王之所賜者亦未可盡信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釋文載音戴又如字弧音胡韣音獨旂其衣反本又作旗音其旒本又作斿求反○按載如字亦通

孟春夏正之孟春也左傳啟蟄而郊孟獻子曰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此魯郊在建寅之月明矣凡經典所言祭祀之月皆舉夏正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禴秋享先王以嘗冬享先王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之類無不皆然唯春秋所書郊禘嘗烝之月則爲周正耳天子祭天歲有九而魯僭其二焉郊及大雩是也皆祈祭也其冬至大報天之祭則魯未嘗行也大路天子祭天之車也弧以竹爲之其形象弓以張旌旗之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韜所以韜弧之衣也日月之章大常之旗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組用梡嚴釋文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素何反下同罍音雷

瓚才旦反彫本亦作雕篹息緣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嚴居銜反又作儼音同○按犧又如字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之黃也按此文誤脫當云象尊象骨飾之黃目黃彝也鬱鬯之尊也灌酌篹邊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嚴爲之距愚謂此言魯禘所用之禮也季夏六月夏正之六月也禘者天子之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祖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禘蓋祀周公而以魯之諸侯以記之所言考之魯之禘祭其禮皆視天子而有降焉則其不及文王可知矣其謂之禘者蓋以不及羣廟之

主而所用者乃禘之禮樂也白牡者周公之牲也祭周公以先代之牲益出於成王之命以示其不敢臣周公之意也尊用犧象山罍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俎用棜厥皆兼用前代之器也天子宗廟之祭於前代之器備用之諸侯唯用當代之器魯兼用前代之器而不備焉降於天子而隆於諸侯也籩豆皆飾以玉而雕鏤之豆言玉篹言雕互見之也玉琖夏后氏之爵也玉琖仍雕者蓋夏后氏以玉爲琖不加雕鏤今因其舊制而加以雕鏤也加謂九獻之後諸臣爲加爵也四升曰散五升曰角犧象說見禮器黃目見郊特牲玉瓚見王制棜厥見後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釋文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鴆反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眡師掌教眡樂憑謂此言魯褅所用之樂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朱干赤盾也玉戚以玉飾斧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者武王伐紂初執朱干以待諸侯樂記總干而山立是也後執黃鉞以臨六師牧誓王左仗黃鉞是也天子宗廟之中舞大武之舞則王親在舞位執朱干玉戚以象武王服冕者因祭時之服也諸侯雖得舞大武然其所象者但自周公召公以下而不得象武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魯之僭禮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天子之朝服也大夏文舞所以象治功之成故舞者朝服不云冕者君不親舞也然則大武自王以外蓋韋弁服與武王末

受命作大武之舞以象伐紂之功而未及作文舞宗廟之祭則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備文武之舞而以大武爲重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昧周禮作棘言服棘韋以舞也任之義未詳廣魯於天下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天子有四夷之樂魯唯用其二降於天子也魯在東南與淮夷徐戎近大廟用夷蠻之樂蓋欲示以周公之德以感服之與○陳氏祥道曰王者舞先代之樂示有法也舞當代之樂示有制也舞四夷之樂示有懷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釋文褘音輝

鄭氏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狄以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愚謂房中東房之中也肉袒迎牲者爲牲入當親殺也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職謂廟中之職事百官廢職服大刑蓋祭前誓戒之辭也

是故夏祫秋嘗冬烝春礿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釋文祫音協省讀爲獮仙淺反○按省當作社

祫當作禘古禘禴字相亂或以禴爲禘或以禘爲祫四時皆祭但言夏秋冬者記者見春秋不書魯春祭遂以爲魯但有三時之祭也省當作社說見玉藻春社祈也秋社報也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蓋有所降與方氏慤

曰凡此亦諸侯之所同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天子於明堂聽朔魯於大廟聽朔故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因此遂謂魯大廟爲明堂制又謂天子大廟爲明堂制皆誤也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但其名異而其制亦殺焉庫門天子皐門者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魯之庫門制如天子之皐門也雉門天子應門者應門天子之朝門雉門諸侯之朝門魯之雉門制如天子之應門也子家駒曰設兩觀天子之禮也兩觀在雉門之兩旁是魯之雉門用天子之制明矣○劉氏敞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此門之外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戴氏震曰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

皐門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以金爲口以木爲舌將有新令則奮之以令於衆

使明聽也檀弓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徇於宮是諸侯之朝亦振木鐸矣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釋文藻本又作繅音早梲專悅反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

鄭氏曰山節刻櫨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戸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抗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樘

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氏曰節名櫨櫨儲今之斗栱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云樑上短柱也重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避風雨之灑壁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漢時謂屏爲樘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註云城隅謂角樘思也漢時東闕樘思災則樘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墻故稱屏曰樘思愚謂此言魯大廟之飾同於天子也復廟鄭氏以爲重屋考工記註云重屋復笮笮在瓦之下椽之上以竹或木爲之復笮謂椽上有笮椽下復爲笮也椽端橫木謂之檐漢人謂之承壁材蓋以其在壁外而承受於壁也重檐謂於檐下復安板檐以避風雨之灑壁也刮楹刮摩其柱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楅斵之

磨之加密石焉則其杜刮之可知鄉牖也達謂疏達之使顯明也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是天子之廟室亦東戶西牖明矣鄭氏以八窓四達解達鄉蓋以魯大廟爲明堂制其說非是反坫說見郊特牲設反坫者爲諸侯之大饗於此設崇坫者爲諸侯之朝聘於此也兩君相見授玉於兩楹之間則崇坫設於兩楹間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釋文駒右侯反乘徐食證反○鄭註鸞或爲欒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也孔氏曰鉤曲也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愚謂古時車制質畧虞始爲之和鸞夏始爲之曲闌至殷而制畧備周有金玉等五路而用殷之大路以祀天魯之乘路爲金路而祀天亦乘大路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釋文綏依註爲緌耳佳反

鄭氏曰緌當作緌讀如冠纓之纓愚謂有虞氏始爲交龍之旂夏后氏於旂之外又爲緌殷人又增爲大赤也緌及大白大赤皆染旄注於竿首而無旒繆緌之色黑夏所尚也謂之緌者言其垂旄緌緌然也周禮謂之大麾言其可指麾也書牧誓曰王右秉白旄以麾白旄即大白也此三旗皆在九旗之外而可以秉之麾之則其杠葢視九旗而稍小也周禮王之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麾以田諸侯則同姓封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皆建龍旂

而大麾大白大赤亦各因其事而用之焉○鄭氏註周禮謂大赤卽司常之通帛曰旜非也旜乃孤卿所建而大赤王用以朝可合而爲一乎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釋文駱力輒反蕃字又作番音煩　鬣音洛鬣）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孔氏曰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曰駱夏尚黑故用黑鬣殷尚白頭黑而鬣白也蕃赤也似三代但以鬣爲所尚也愚謂檀弓夏后氏戎事乘驪殷人乘翰周人乘騵皆用純色與此不同者檀弓專謂戎事所用此以爲幣者也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緁記曰陳乘黃大路於庭中是周人以馬爲幣者皆尚黃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則馬鬣之色蓋有以人爲之者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釋文騂息營反又呼營反）

各用其所尚之色也剛猶牡也公羊傳作犅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著直畧反）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氏曰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殷尊著地無足故謂之著則泰罍犧並有足也方氏慤曰山罍卽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醉之罍也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愚謂泰泰古之瓦尊無飾者燕禮曰公尊瓦大兩是也瓦尊起於大古而有虞氏用焉此以泰與山罍連言司尊彝以大尊山尊連言則山罍卽山尊可知司尊彝既言山尊又言皆有罍諸臣之所酢

則山尊非諸臣所酢之罍可知天子春夏用犧尊象尊
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諸侯唯用當
代之尊魯禘兼用山罍而大尊著尊未嘗用也
雞彝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鷩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陳氏祥道曰斝有耳愚謂天子朝
獻以斝饋獻以瑣酳尸以爵說詳禮運諸侯唯得用當
代之爵魯禘兼用玉瑣仍雕而斝則未嘗用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釋文勺市灼反
鄭氏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
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
鳧頭也又曰雞彝刻而畫之爲雞形斝讀爲稼稼彝畫
禾稼也司尊彝註孔氏曰刻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

而末微開也愚謂灌尊盛鬱鬯以灌者也三代之彝天
子備用之魯用黃目而已勺所以酌鬱鬯而注於瓚者
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釋文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
土鼓凷桴說見禮運葦籥截葦爲籥也此上古之樂而
蜡祭用焉伊耆氏掌爲蜡因謂其樂爲伊耆氏之樂焉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釋文拊芳
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大琴徐本作瑟
鄭氏曰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
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愚謂周禮大師
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周禮謂之拊虞書謂之搏拊此謂
之拊搏一也拊搏所以令登歌而大師擊之樂器之重
者也玉磬特懸之磬也周禮但有編磬無玉磬然郊特

牲謂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則天子之樂編磬之外別有玉磬明矣揩擽也揩擊書作戛擊鄭氏及書孔傳皆以爲卽柷敔蓋敔以木擽其齟齬刻故謂之揩柷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故謂之擊升歌與下管之樂皆擊柷以起之擽敔以止之故虞書言戛擊以詠以配堂上之樂又言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以配堂下之樂也釋樂大琴謂之離郭氏云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釋樂又云大瑟謂之灑郭氏云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邢疏云禮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有中琴則有小琴蓋天子備之而魯有不盡得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凡此樂器皆升歌之所用琴瑟在堂上拊搏玉磬揩擊在堂下琴瑟以升歌而

拊搏以令之玉磬以節之擊以起之揩以止之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孔氏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傳並譏之不宜立者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愚謂文王之廟謂之文世室武王之廟謂之武世室以其百世不毀故也魯以伯禽有文德其廟不毀擬於周之武世室也春秋文公十五年世室屋壞公羊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文公時唯有魯公世室而已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傳曰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蓋武公之廟親盡已毀而至是復立也禮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太祖而魯公乃始封之君其廟不可毀故別立爲世室已非諸侯五廟之常至武公又非魯公之比而其廟已毀乃再立於成公之時而與魯公之廟並稱爲世室以擬文武則其非禮甚矣而以爲出成王之所賜可乎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釋文頖音判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爲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孔氏曰明魯立四代之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釋文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也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孔氏曰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亦夸辭也愚謂封父疑古諸侯之字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釋文縣音元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釋文縣音玄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鼛鼓周頌曰應田縣鼓孔氏曰殷頌那之篇鄭註云置讀爲植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者

證周縣鼓陳氏祥道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縣之垂
亦後世之彌文耳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筐簧（釋文鍾章凶反說文作
之用反媧徐古
蛙反又古華反　鐘以此鍾爲酒器字林

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叔未聞也
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筐簧筐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
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孔氏曰和鍾調和之鍾離
磬編離之磬也言其縣時希疏相離也世本書名有作
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
然也愚謂上言四代之樂器升歌之所用也此節所言
下管間歌之所用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釋文簨本又作筍
所甲反　恤尹反虡音巨翣
又作荸

鄭氏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
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載以璧
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孔氏曰按
考工記筍飾以鱗屬鍾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則
是筍飾以龍此并云虡者蓋夏時簨虡皆飾以龍至周
乃別或因簨連言虡也崇重也簨上更加大版刻畫重
疊爲牙謂之業詩大雅云虡業維樅是也翣扇也周畫
繒爲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
之兩角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釋文敦
都雷反連本又作璉　音對又
同力展反瑚音胡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愚謂特牲禮先云主

婦設兩敦而後云分簋鉶則周之簋亦謂之敦矣是敦
璉瑚簋四代之名雖異而其實爲一物也有虞氏始爲
兩敦三代遞加焉亦後王之彌文也特牲禮二敦少牢
禮四敦以此差之諸侯當用六簋天子當用八簋魯之
禘祭蓋亦八簋與

祖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棋周以房俎（梡音完嶡音厥棋音其房音旁）

鄭氏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
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
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孔
氏曰嶡謂足似橫蹙故鄭讀爲蹙謂足橫辟不正也俎
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也周禮謂之距者言周代禮
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
距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殷俎似之房俎俎頭各有兩

足足下各別爲跗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
東西頭各有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音竭徐苦瞎反又苦八反獻素何反）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
楬孔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名故爲疏刻之愚謂楬
豆斷木爲之而無他飾也士喪禮大斂甒豆兩鄭云甒
白也甒豆即楬豆殷周豆既有飾故以夏后氏之楬豆
用之喪奠也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是周亦名玉豆
矣蓋殷之豆飾以玉而不雕周飾以玉而又雕刻其柄
故別名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註韍或作黻）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

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之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以陽爲主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夏尚黑爲勝赤心赤也殷尚白爲勝青肝青也周尚赤爲勝白肺白也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言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設尊尚元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知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殷官倍與此不同此記特以時代差次畧計之耳周官三百六十而言三百舉成數也輔氏廣曰魯侯國必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考辭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綱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綱吐刀反　釋文綏音壽　翣文佳反）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綏夏韜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繅帛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愚謂此其喪葬旌旗之飾也綏謂以旄及羽注於旗竿之首也綢練綢其杠而以練帛爲之

旒也士喪禮有二旌一爲銘旌一爲乘車所建之旜此綢練之旌謂乘車之所建諸侯則爲交龍之旂爾雅所言纁帛縿素升龍於縿者是也天子則爲大常鄭氏引巾車大喪執旌此旌是銘旌故可執非車上之大常又銘旌當在柩路前亦不從遣車也樂虡有崇牙以懸鐘磬之紘此崇牙蓋刻於旌竿之首以懸綏者也天子爵戴璧諸侯爵戴圭此云周之璧爵則是魯之喪制用天子之璧爵與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釋文弒本又作殺音試○鄭註資或爲飲

孔氏曰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然言伊者氏之樂又有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而已此據其多者言之其間亦有止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每物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用也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朱子曰夏父弗忌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陳氏澔曰此篇主於奔大喪國故歷舉其禮樂之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